

馆藏外借被倒卖，这个“锅”谁背？

王 瑜

近日，上海一名图书情报学专业研究生在检索资料时偶然发现，号称“国内最大旧书交易平台”的孔夫子旧书网上，大量馆藏外借逾期未归还的图书被公开出售，涉多家图书馆，且来源均不明。调查发现，个人通过孔夫子网网站发布销售信息，无需证明书籍来源。（9月5日《新京报》）

这一消息令很多人愕然，原来新媒体时代，借来的图书还可这么“玩”？当然更令很多人感到震惊的是，这么多珍贵馆藏就这样被偷走甚至变卖。再进一步想，如若这些馆藏最后被一爱书又懂得保护书的人买走，似乎还略有些安慰。如若继续被一些中间商以囤积居奇方式进行盈利，则难免让人有明珠暗投的唏嘘。

唏嘘之余，有必要回溯一下这一现象根源与问题之所在。

首先对图书逾期不还并公开出售，显然已涉嫌以诈骗方式获得并倒卖公共财产，如果这些馆藏中有珍贵图书涉及文物，则已牵涉倒卖国家文物。行为本身涉嫌违法，毋庸置疑。

其次，涉及大量馆藏和多家图书馆，且能在“国内最大旧书交易平台”公开出售，可见这已不是个人的自作聪明和偶尔为之，而已形成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和利益链。这就需要尽快反思，哪些关键环节出了问题。

从图书馆角度而言，管理存在明显漏洞，尤其对珍贵馆藏的管理需尽快完善。现在看来，从事前预防保障到事后对逾期图书的追溯和惩罚制度都不够给力。

以笔者亲身经历为例，很多图书馆的馆藏借阅制度在预防举措上并未对借阅者特别限制，只需有借阅证或学生卡即可；也没有预设一些必要的保障制度，比如对珍贵馆藏和普通图书借阅进行特别区分，等等。这就使得馆藏的获得与普通图书拥有几乎一样的机会成本。而当遭遇借阅馆藏丢失时，也只是简单以原价或加倍赔偿方式处理，并未有专业的责任追溯制度，尤其对当事人惩罚过轻，难以起到警戒甚至威慑作用。可见，获得成本过低一定程度助推了馆藏的流失。

同时，从这些馆藏能顺利进入并公开在孔夫子旧书网叫卖可以发现，网站本身对图书来源并无严格的审核制度。这一方面折射出网站自身运营监管漏洞，另一方面，与相关图书电商运营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缺位密切相关。

当然也不排除内部人员监守自盗，利用图书馆或网站本身漏洞以及法律的空档，勾连起整个黑色利益链条。凡此种种，都是需要司法监管层面进行严厉整治的对象。

而在上述清晰脉络背后更值得深思的是，那些直接从图书馆以个人信用将馆藏借出来的人是什么人。从涉及馆藏量看，很可能不是一两个人的小众行为，而涉及相当数量人群。若不考虑是否精心设计的专业团伙流窜“作案”，我们很自然想到，会不会有一些普通借阅者有意无意卷入其中？他们可能本身并不了解这背后的黑色产业链条，只是偶尔从网上第三方二手图书收货商那里获得此兼职之路；也可能是从朋友那里偶尔听到此类补贴家用之策；当然也可能其本身就深度参与黑色链条其中一环。

无论哪一种，都与借书人的素养不无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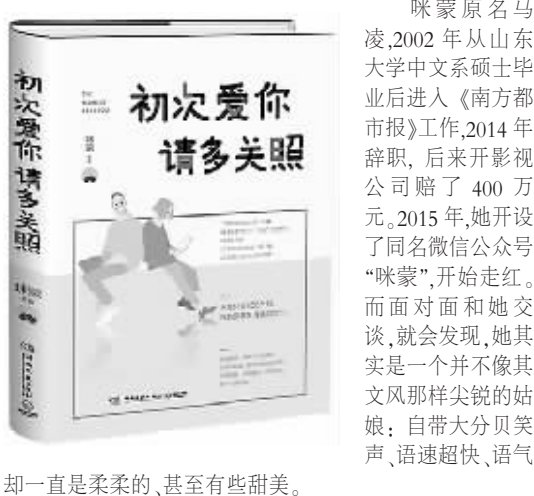
“书非借不能读也”，这一出自清代文学家袁枚之观点，本为论证穷苦读书人买不起书，只能去借书，因担心催还，所以用心专一，特别珍惜。他老人家大概没想到今时竟有人借书并非为读，而是拿来公然叫卖。

若一个读书人居然可以读书之名义，去做这等不齿之事，那么我们需要深思的，可能不只是外部监管的漏洞，还要考虑是否在社会诚信或教育层面出了问题。



网红咪蒙再出新书

本报讯（记者苏墨）微信公众粉丝超过1200万，单篇平均阅读量超过100万……有人说，她是自媒体时代的第一网红，但超高人气背后，她又备受争议——她就是咪蒙。此次她带着一系列引爆朋友圈的作品全新亮相，新书《初次爱你，请多关照》不仅收录了引爆朋友圈的名篇《我是因为你，爱上了这个世界》《爱上一个人，所以一直一个人》《爱上这样的渣男就嫁了吧》等，还收录了多篇未公开全新小说。本书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现在的社会纷纷扰扰，希望大家在坏的世界里找到好的爱情。新书由中南博集天卷策划，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咪蒙原名马凌，2002年从山东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后进入《南方都市报》工作，2014年辞职，后来开影视公司赔了400万元。2015年，她开设了同名微信公众号“咪蒙”，开始走红。而面对面和她交谈，就会发现，她其实是一个并不像其文风那样尖锐的姑娘；自带大分贝笑声，语速超快、语气却一直是柔柔的、甚至有些甜美。

走红后的咪蒙很有危机感，“新媒体是个速朽江湖，阅读习惯一直在改变，自我更迭是很重要的”。新媒体推文泛滥，咪蒙一直坚持对写作的要求：“内容为王，好的采编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需求”。传播的媒介在变，但大家对内容的品质要求反而越来越高，“人类对新闻的需求是永恒的，越是注意力稀缺的时代，越需要好的内容”。

新书是一本“小清新”的爱情小说，她坦言这是和读者的审美疲劳作斗争的结果，“希望在我的公众号上提供不同的阅读体验，小说确实比平常的文章难写，如果说《初次爱你，请多关照》有一个标签，我觉得应该是温暖治愈吧”。

咪蒙也透露，对于这部刚刚推出的小说，她有改编成电影的想法，会在版权属于自己的前提下深度参与。



宋 庄

在去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曹文轩更忙了。新书发布、童书论坛、阅读推广、儿童公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启动……这一年，他的身影穿梭不停。即便这样，他还是推出了《穿堂风》《蜻蜓眼》《编辑香》等高品质新作，打破了大奖后乏力的文坛魔咒。

与曹文轩同事多年的原北大中文系教授温儒敏曾经评价，曹文轩的文章风格大概不会大红大紫，因为他不适合太消闲的阅读，那种浮嚣粗糙的“重口味”在他这里是不能得到满足的。曹文轩属于审美口味比较古典的读者，在当今文坛上甚至有些另类，有些寂寞，“曹文轩如果真的被弄得大红大紫了，那就可能是另外一个大路货的曹文轩了。”

“大红大紫”了！“可能是另外一个大路货的曹文轩”吗？

新加坡政府每年由国家图书馆出面，向国民推荐一本华文经典文学作品。全国所有国立图书馆，都得配备40册《草房子》，并举行一系列的宣传和推广活动。曹文轩因此被请去新加坡，做了5场讲演。他说，最让自己难以忘怀的是参加出租车司机的读书会晚会。“他们正在读《草房子》。那天晚上，在国家图书馆的一个大厅里，许多出租车司机，不计经济损失——他们得停工参加，出席那天晚上的赏读会。还来了一名议员。他们朗诵并解读了《草房子》，最后让我讲话，我说：‘我真不知道《草房子》竟是这样的好，回去后，我一定要阅读这本书。’大家都笑了。”

熟悉曹文轩的读者会觉得，他所有作品都是忧伤的。但这并不是他刻意的追求，因为他的人生经验中，看到的就是这些。动用丰厚的记忆，却并没有被记忆所累。无论是文字，还是日常生活，曹文轩都

介怀，挣来的几个钱都用来买了书。有一天，他离开居住的阁楼，原想花掉身上最后一个苏比凑合吃顿饭，就在这时，他看到某书商的店面橱窗里摆着一本饶有兴味的书。

作家奇姆，后来在回忆中写道：“他毫不犹豫就买了书，平静地回到阁楼，之后一直没有离开，直到被人送到医院，撒手人寰。”

“坐拥书城”，是众多读书人，极其享受的一种境界；他们认为，四壁图书环绕，胜过美女当前，胜过家财万贯；自己，即如一位将军，“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要的，就是书带来的那份精神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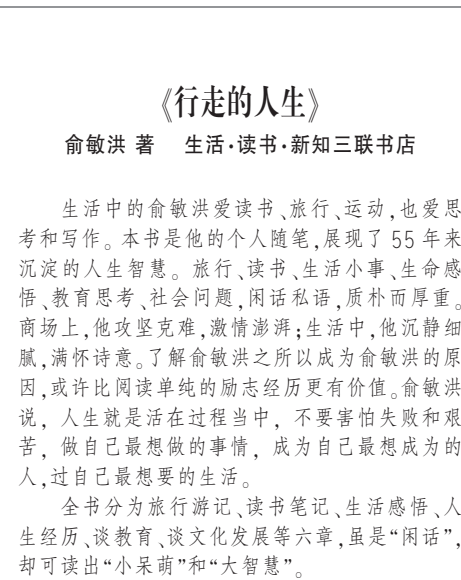
而更进一步的，是“寝于书”，与书刻刻不离，连睡觉，也要图书环绕。

17世纪佛罗伦萨人安东尼奥·马利亚贝基，猎书欲之大，无法满足，所以，时人目之为“书蠹”。1673年，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三世委任他为藏书楼主管，在这个位置上，他一“坐”41年，终日“寝馈于书从，无日不欢”。他原可在官中独享一间卧房，但他不要，“宁愿睡在一个堆满了书籍的木摇篮里”，马利亚贝基死于1714年，当

路来森



吸 引 漫画 赵春青



《破碎的四月》

【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莱 著 郑恩波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阿尔巴尼亚南部靠近希腊边界的山城吉罗卡斯特，是小说家兼诗人伊斯梅尔·卡达莱的故乡。而本书故事发生地，就是阿尔巴尼亚。故事围绕着这里过去的一个特殊的传统习俗展开，根据统治阿尔巴尼亚北部高原地区的法典：如果一个人被

曹文轩：中国文学要充满底气

是一个从容、富于行动的人。他用后来的经验和知识，浸润“过去”的矿藏，这番浸润与照亮，使得“过去”无比的丰盈美丽。

曹文轩生长在水乡，那里大河小河纵横交错，在他童年的记忆中，推门就是水，出门就坐船。所有的房屋都是傍水而立，走三里地，过五座桥。水成为他的生活经验，更是他小说的背景，甚至注定了 he 后来的情感方式和美学方式。

小时候在田野上或在河边玩耍，曹文轩常常会在一棵大树下，用泥巴、树枝和野草做一座小屋。有时，几个孩子一起做，有时候是他独自一人。当他长大之后，儿时的建屋欲望却并没有消退。只不过材料变了，不再是泥巴、树枝和野草，也不再是积木，而是文字。

曹文轩说，他之所以不肯将肮脏之意象、肮脏之辞藻、肮脏之境界带进作品，可能与水在冥冥之中对自己的影响有关。他的作品有一种“洁癖”。

2016年8月20日，在领取了国际安徒生奖之后，曹文轩发表了题为《文学：另一种造屋》的演讲。这一演讲的思路与他早年的创作观点一脉相承。

“是的，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它满足了我造屋的欲望，满足了我接受屋子的庇荫而享受幸福和愉悦的欲求。”再后来，当曹文轩意识到他所造的屋子不仅仅是属于自己，而且是属于任何一个愿意亲近它的孩子时，他说，“我完成了一次理念和境界的蜕变和升华。”他最大的希望，也是最大的幸福，就是当孩子长大离开这些屋子数年后，他们会不时地回忆起曾经温暖过、庇护过他们的屋子，而那时，正老去的他们居然在回忆这些屋子时有了一种乡愁——对，乡愁那样的感觉。“这在我看来，就是我写作——造屋的圆满。”

“我很少考虑读者对象是谁，只想讲述一个精彩的故事”

不止一次，曹文轩强调自己是一个不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之所以这么评价，是因为曹文轩写作的时候，并不考虑读者对象，他更多地考虑如何讲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如何写出非常有份量的作品，如何使自己的作品带着智慧的幽默，如何描写风景更为贴切，人物如何出场更为恰当……阅读对象是根本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非

时他坐在藤椅上，膝盖上摊着一本书，“浑身肮脏，衣衫褴褛，但是幸福不亚于王侯”。

与之相似，19世纪的法兰西院士格扎维埃·马米耶（1809年~1892年），也喜欢“寝于书”，只是，与安东尼奥·马利亚贝基相比，他的生命，似乎多了一份“优雅”。

这位院士，收藏书籍颇有绅士风度，他搜书“如赴盛会，为此而身穿特制长衫。此衫配口袋多个，既大且深，犹如大麻袋，足可装书一堆”，不过，除了寄情藏书之外，他在“讨价还价之余，亦不忘逸烟予书贾；若遇女书贩，则自口袋中掏出糖果盒，赠伊人巧克力糖”。

格扎维埃·马米耶去世后，书商达努维尔在回忆他的讲话中，谈到他的为人：“总是那么和蔼可亲，谈吐迷人。他对待万事万物始终都流露着诗意的温柔。”讲到他的藏书，达努维尔说：“似乎，他希望藏书永远不要散佚。他是孤身一人，晚上睡觉时，习惯让深爱的书籍环绕着自己的床。”

这位“孤身一人”的法兰西院士，也许在他的内心里，“书籍环绕床位”，即等于拥妻而卧了，未尝不是一种冒险。

“寝于书”的一种极端行为，是“书葬”，即以书陪葬。如，公元687年，位于英格兰东北部海岸林迪斯房附近的本笃会修道院，院长圣卡斯伯特死后，就曾以珍贵的《约翰福音》殉葬。17世纪英国医生、作家托马斯·布朗，卒于1682年，那天恰逢他75岁生日。他在遗嘱中就规定：棺材入土时，务必于皮匣子或棺材内放入埃尔泽菲尔版之贺拉斯集，切记，切记。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死亡，就是一种永恒的睡眠；所以说，以书陪葬，也不妨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寝书”行为。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难以一一列举。

关键是，凡用作“陪葬”的书，多为贵重书、珍本书，甚至绝版书；故而，用作陪葬的书越多，就越不利于书籍的保存和流传。这，真是一件大不好的事情，是一种太过自私的“寝书”行为。



杀死，他的家人必须以血还血，为他报仇。

主人公焦阿古的哥哥被仇家杀死，他为哥哥报仇，在3月17日那天成功杀死了仇家。从此他的生活就离他而去，他无法摆脱宿命。

与焦尔古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是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来自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对高原文化充满向往。新娘迪阿娜不可遏制地被只有一面之缘的焦尔古吸引了，甚至抛下新婚的丈夫，想去寻找这个神秘的年轻人，与此同时，焦尔古也想在4月转成黑色之前再次邂逅迪阿娜。

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曹文轩的标准是，首先必须是文学，这与其它类型的文学在标准上没有差异，只不过是考虑到儿童、少年读者的认知能力、欣赏能力，在语言的深浅上有所变化，其次是有悲悯情怀。文学史中85%的作品都是悲剧性的。儿童文学也不例外，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等，《夏洛的网》《时代广场的蟋蟀》《小王子》等都带有淡淡的忧伤。曹文轩还特别喜欢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通过一个7岁孩子的悲剧性故事，把富有寓意的神话、孩子五色斑斓的幻想与严酷的现实紧密交织在一起。当然，诉说忧伤，并不是让孩子绝望、颓废，而是一种对生命的体验和认识，生活本来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是成长必须经历的阵痛。

无论是倾向于写实的《草房子》还是倾向于虚构和浪漫的《大王书》，也无论是正剧式的《青铜葵花》还是喜剧式的《我的儿子皮卡》《发条鼠》，在它们的文字底部都隐藏着悲剧品质。但仔细品味，忧郁背后隐藏着的却是美好与和谐。他关注美感，倾心雅致，致力于美好人性和高尚情怀的永恒追求，并在当代文坛上确立了自己独有的文学品格。

“我们的故事，太‘中国’了”

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漫漫旅程中，曹文轩无



绘本《夏天》内页

时他坐在藤椅上，膝盖上摊着一本书，“浑身肮脏，衣衫褴褛，但是幸福不亚于王侯”。

这位院士，收藏书籍颇有绅士风度，他搜书“如赴盛会，为此而身穿特制长衫。此衫配口袋多个，既大且深，犹如大麻袋，足可装书一堆”，不过，除了寄情藏书之外，他在“讨价还价之余，亦不忘逸烟予书贾；若遇女书贩，则自口袋中掏出糖果盒，赠伊人巧克力糖”。

格扎维埃·马米耶去世后，书商达努维尔在回忆他的讲话中，谈到他的为人：“总是那么和蔼可亲，谈吐迷人。他对待万事万物始终都流露着诗意的温柔。”讲到他的藏书，达努维尔说：“似乎，他希望藏书永远不要散佚。他是孤身一人，晚上睡觉时，习惯让深爱的书籍环绕着自己的床。”

这位“孤身一人”的法兰西院士，也许在他的内心里，“书籍环绕床位”，即等于拥妻而卧了，未尝不是一种冒险。

“寝于书”的一种极端行为，是“书葬”，即以书陪葬。如，公元687年，位于英格兰东北部海岸林迪斯房附近的本笃会修道院，院长圣卡斯伯特死后，就曾以珍贵的《约翰福音》殉葬。17世纪英国医生、作家托马斯·布朗，卒于1682年，那天恰逢他75岁生日。他在遗嘱中就规定：棺材入土时，务必于皮匣子或棺材内放入埃尔泽菲尔版之贺拉斯集，切记，切记。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死亡，就是一种永恒的睡眠；所以说，以书陪葬，也不妨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寝书”行为。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难以一一列举。

关键是，凡用作“陪葬”的书，多为贵重书、珍本书，甚至绝版书；故而，用作陪葬的书越多，就越不利于书籍的保存和流传。这，真是一件大不好的事情，是一种太过自私的“寝书”行为。

杀死，他的家人必须以血还血，为他报仇。



《幽玄·物哀·寂》

【日】大西克礼 著 王向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大西克礼是日本现代美学史上有重要贡献的、具有自己独特而系统的美学理论体系的美学家，是日本现代美学由明治、大正时期向昭和前期以及由昭和前期向昭和后期即战后的过渡和转型过程的重要中介。

疑是成功的典范。然而，与国外的读者交流中，他发现，国外读者认为中国能翻译的作品并不太多。原因是中国的文学作品严重缺乏共通性，它们太中国了，也太当下了。这些作品，只有中国人自己——并且是此刻的中国人才能知道它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即使翻译出去的作品，同样还是因为共通性的原因，不会有太多的发行数。

十多年前曹文轩曾说过，中国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儿童文学的水准，他此次的获奖当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但安徒生奖毕竟是一项个人奖，由个人的荣誉推及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全貌，是否恰当？曹文轩说：“我永远记住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人的高度是由平台决定的。中国文学的平台在一天天升高，有一两个人因为角度的原因被世界先看到了，我是其中一个。但我得奖和屠呦呦得奖、和运动员拿世界冠军还不一样，科技和体育是可以量化的，文学和艺术却做不到，我只能大致讲，世界水准的儿童文学所具备的品质，中国儿童文学都有。”他说，这并不是狂妄的、过于自尊的判断，他一直认为这是理性的、学者的判断。中国有一支超级巨大的翻译大军，这让他对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各个国家的儿童文学非常了解，而他正好又是研究这个学门的。“我发现，我们最优秀的部分和他们最优秀的部分是并驾齐驱的，我不比你弱，不比你小，不比你矮。我们要充满底气，把独特的中国故事讲给全世界听。”



绘本《夏天》内页

延续超越一切界限的爱情

“暮光之城”作者新作《化学家》上市

本报讯（记者苏墨）近日，“暮光之城”作者斯蒂芬妮·梅尔新作《化学家》上市，接力出版社举办“解读梅尔作品中的爱情密码”阅读分享会。

梅尔被称为魔幻爱情圣手，她善于描写艰难而美好的不可能之爱。从“暮光之城”到《宿主》再到《化学家》，不论场景如何推移，角色如何变换，情节如何翻新，都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那就是爱情——一种跨越种族、跨越空间、跨越身份的真爱。梅尔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设定，注定是属于不同的世界，但是他们飞蛾扑火般的去争取爱情的权利，并在经历千辛万苦后获得到爱情的圆满。也许就如梅尔所说，爱情是一种无法避免的伤害，爱情是一种无私的牺牲，爱情也是一种冒险。

作为一部爱情小说，《化学家》开启超凡女性与平凡暖男的区别爱情模式，一边是智力超群的非凡女特工亚力克斯，一边是身为中学教师的平凡暖男丹尼尔。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正是男主角的这些看似平常的性格特点深深地吸引了女主角，让彼此擦出了爱情火花，产生了化学反应。

苏岑说：“《化学家》当中亚力克斯一点都算不上是女强人，因为她在这个时代当中内心当中特别没有安全感，所以，睡觉的时候要设各种障碍，有各种各样的戒备心。我觉得这是我们时下很多的女性，尤其是在这样一种高强度的生活节奏和社会压力之下都会有特别共性的心态。所以首先我在看到这个人物的时候，觉得虽然她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女性，她经历的事我们一辈子都遇不上。但是这个人从人性的角度并不陌生，就像我身边任何的闺蜜一样，那些小行为，小心思，我都很熟悉。”

本书对日本传统美学的三大关键词“幽玄”“物哀”“寂”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剖析和阐释，以其细致的理论分析、独到的阐发与见解，在日本传统美学的研究中卓尔超伦。

它对于中国读者深入理解日本民族的美学观念与审美趣味，有效把握日本文学艺术的民族特性乃至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都极有参考价值。

《喜剧演员》

【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郭贤路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开往海地的航船上，主人公布朗结识了单纯的美国女史密斯夫妇，以及油滑的英国人琼斯“少校”。他们各自或纠葛推断，或追逐理想，或走投无路，而不得不回到或去往海地。杜瓦利埃政权阴影下的海地，他们不情不愿、不知不觉地成为一场残酷荒诞剧目中的“喜剧演员”，在这块邪魔之地，他们将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会有怎样的结局？

如果说这是一个荒诞的故事，那故事的作者格雷厄姆·格林——英国作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的经历同样荒诞。他一生获得21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终未获奖，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史上“最大的输家”。不论诺奖和他开了多大的玩笑，但他还是被誉为20世纪最严肃最悲观最具宗教意识的作家，同时又是讲故事的圣手，是20世纪整个西方世界最具明星效应的大师级作家之一。